

从文本译介到理论建构：傅修延济慈诗学研究的系统性贡献与影响

From Text Translation to Theory Construction: Systematic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of Fu Xiuyan's Studies on John Keats' Poetics

龙艳霞（Long Yanxia） 赖日升（Lai Risheng）

内容摘要：傅修延在外国文学研究，尤其在济慈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系统性的卓越贡献。随着《济慈书信集》《济慈评传》和《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等作品相继问世，济慈诗歌及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得到了有效推动。济慈诗论的核心概念——“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以及“想象之美为真”——获得了系统的阐释与建构。通过多维度的学术探索，傅修延不仅拓展了济慈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还为浪漫主义诗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启示，同时也为叙事学、生态文学等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参考，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

关键词：傅修延；约翰·济慈；诗学

作者简介：龙艳霞，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叙事学、医学与文学；赖日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叙事学。本文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标志性成果培植项目“新世纪以来中国戏剧对外传播探究”【项目批号：23BZCG06】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外戏剧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22&ZD28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Text Translation to Theory Construction: Systematic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s of Fu Xiuyan's Studies on John Keats' Poetics

Abstract: Fu Xiuyan has made systematic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John Keats' poetics. The successive publication of *John Keats' Letters*, *The Biography of John Keats* and *The Modern Values of John Keats' Poems and Poetic Theories*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sp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Keats' poetry and poetics in China. The core concepts of Keats' poetics—"Negative Capability," "The Poet Has No Self," and "What The Imagination Seizes As Beauty Must Be Truth"—are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ed

and constructed.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academic exploration, Fu Xiuyan has not only expand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study on Keats' poetics, but also provide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y on romantic poetry.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offered forward-looking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fields such as narratology and ecological literature, demonstrating 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words: Fu Xiuyan; John Keats; poetics

Authors: **Long Yanxi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arratology, and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Email: sisulyx@163.com). **Lai Rish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arratology (Email: lrs12612411@163.com).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是英国 19 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共同创造了继莎士比亚时代之后的又一辉煌时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拜伦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王佐良 334）。济慈“三颂”，已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罕有的奇珍，济慈书信也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T·S·艾略特赞扬济慈的“莎士比亚品质”（Ward 414），韦勒克（René Wellek）与沃伦（Austin Warren）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56）一书中多处引述济慈书信的内容。傅修延在济慈研究领域深耕四十余载，他翻译的《济慈书信集》（*John Keats' Letters*, 2002）是国内首部系统性收录济慈书信的专著，为济慈诗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支持；他撰写的《济慈评传》（2008）全面梳理了济慈的生平，填补了国内济慈研究的一项重要空白。这两部作品为其集大成著作《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2011）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三部作品由点及线再到面，系统性地展示了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研究路径，实现了从文本译介到理论阐释体系化构建的学术跨越，为国内浪漫主义诗学、叙事学、生态文学等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济慈诗歌的系统性研究路径

《济慈书信集》收入约翰·济慈传世的主要书信，从 1816 年 10 月 9 日至 1820 年 11 月 30 日，共计 170 封。这些信件覆盖了济慈的整个创作时期，几乎逐日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变化与情感波动，翔实地展示了济慈诗歌的创作背

景。其中，分量最重的是济慈本人对诗歌与人生的见解，展现出他对诗才、想象力、真与美、善与恶等问题的独特体会，对艺术、哲学与人类生存状况的敏锐感受。“在世界文学史上，像这样完整地反映一位天才诗人精神发展史的文献材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傅修延，“译序”2）济慈书信与其诗作联系密切，为其诗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材料。他在信中抄录了大量诗作初稿，并乐于向亲友介绍写作时的心路历程。书信里他对自己文艺观的阐发，对人生的思索，和对人间事物普遍关怀的表达，有利于理清他思想与艺术形成的来龙去脉。最令人动容的是济慈写作的非功利性，与中国诗学所看重的“真性情”不谋而合。以“士气”而非“匠气”作诗，不以文字作取悦讨好之事。“简而言之，则是‘为己’与‘媚俗’之分”（洪亮 55）。诗歌是他实践人生的形式，济慈书信对于他的诗歌解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此前由于缺乏济慈书信的完整中译本，中国读者往往只能通过书信的片段摘译来理解他的诗歌，难以准确把握济慈的原意。因此，由傅修延编译的《济慈书信集》，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济慈诗论的主要载体是其书信”（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44）。如果说《济慈书信集》收集了散落于济慈日常生活中的一粒粒珍珠，那么《济慈评传》则是将这些明珠串联起来的金线。《济慈评传》不单详细记述了济慈的生活经历，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其诗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魅力。济慈的人生堪称苦难与坚守的辩证写照。少年失怙、手足离散、恋人背弃、诗坛攻讦——在多重打击构成的生存困境中，他弃医从文的选择却始终如一。他的人生轨迹与同时代其他几位浪漫主义诗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与雪莱等人或出身世家，或为贵族后裔，均曾在剑桥、牛津等精英学府接受过系统教育。他们的起点很高，“华兹华斯年轻时接受过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洗礼，拜伦成名前在地中海沿岸扬帆疾驰，雪莱则在大学里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傅修延，《济慈评传》73）。他们的成功既来自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也离不开家族背景的有力托举。然而，正是济慈的格格不入造就了其诗歌创作的独特价值。他既能昂首望天，保持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又可等量齐观，以平视的姿态汲取多元养分，形成自下而上的艺术积淀路径。济慈的诗歌创作深受斯宾塞、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弥尔顿等文学大师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与整合性特征。从斯宾塞处，他继承了诗歌语言的华丽与典雅；华兹华斯赋予其诗作以洗练流畅的美学特质；弥尔顿的雄浑诗风为其提供了崇高风格的典范；而莎士比亚的深刻思想与庄严深邃则贯穿了济慈的整个创作生涯。兼收并蓄的学习方式，使济慈在吸收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诗风，对其艺术成就的取得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艾略特所说，“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做出估价；你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3）。在《济慈评传》中，傅

修延给出了八个不能忘记济慈的理由：1、他的诗歌美轮美奂；2、他对诗歌如痴如醉；3、他对美的无限眷恋；4、他不幸早夭；5、他的胸襟宽广豁达；6、他的人生情怀悠然自得；7、他对生命真谛的彻底领悟；8、他那石破天惊的独特之论。¹显然，傅修延将济慈的人生与他的诗歌、诗论全然融合在了一起，强调了济慈的艺术创作不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对人生、生命和美的深刻思考。《济慈评传》与《济慈书信集》相辅相成，不仅深化了世人对济慈诗歌成就的认识，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推动了济慈研究的系统性发展。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是傅修延济慈研究的又一力作，可视为前两部著作的深化与整合，标志着济慈诗歌、诗论研究的融会贯通和系统性理论阐释及构建的形成。《济慈书信集》展示了济慈在创作过程中的个人情感与思想变化，为研究济慈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济慈评传》全面梳理了济慈生平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其艺术追求与诗学理论；《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进一步将这些研究成果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济慈诗论中“消极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诗人无自我”（The Poet Has No Self）以及“想象之美为真”（What The Imagination Seizes As Beauty Must Be Truth）这三个观点的系统化论述。这是济慈诗论中引起后世强烈关注的部分，它们彼此关联，并隐藏着济慈诗歌成功的秘密，与其人生观、自然观、世界观联系紧密。但由于国内一些研究者对济慈书信与人生缺乏全面了解，傅修延以《济慈书信集》译者和《济慈评传》作者的身份，力图通过《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一书正本清源，对济慈的相关观点作必要的“还原”，并探寻其诗论的现代意义。²傅修延指出，以上三个观点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系统：“消极的能力”关乎情感怠惰和认知延缓，将带来“平和”“从容”的创作心境，令诗人的灵感像“枝头生叶”那样自然降临；“诗人无自我”指情感与认知的休眠使诗人的“第二自我”离开诗人的肉身，“去填充其他的实体”并从其“个性出发来进行思考”；这样的“填充”需要通过想象的力量来实现，因此“想象之美为真”认为诗歌不必像哲学那样通过推理之类认知过程来探求真理，而应当坚持由想象来追求美，通过感觉来创造美，并强调美感的真实性。³这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却又能保持前后连贯以及观点之间的递进与衔接。《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为客观、全面研究济慈及其诗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富有洞见的讨论与深入系统的研究代表了迄今为止国内济慈研究的最高水平，必将进一步推动济慈研究的繁

¹ 参见傅修延：“引言”，《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² 参见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³ 参见傅修延：“从‘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到‘想象之美为真’——论济慈诗歌观点的有机统一性”，《外国文学研究》2（2021）：44。

荣”（刘茂生 肖惠荣 170）。

二、济慈诗论的系统性解读

傅修延曾指出，“学界对济慈已有许多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专论济慈上述观点之间联系的文章，也很少有研究深入阐释济慈提出这些观点的具体语境”（“从‘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到‘想象之美为真’”45）。针对该现象，傅修延强调，要真正理解济慈的诗歌，必须深入把握他的诗论，尤其要注意“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和“想象之美为真实”等核心概念的逻辑演变及先后顺序。

“消极的能力”看似一种被动的等待，实则是一种以静制动的策略，通过“无为”实现“无不为”，以“无知”达到“无不知”。当诗人摒弃急躁与焦虑，将认知状态调整为平和与从容，灵感则会自然涌现。傅修延认为，以“麻木”与“遗忘”为特征的情感怠惰，实际上是通向“平和”与“从容”的必要阶段；“冷漠”与“困盹”等类似状态，与“麻木”和“遗忘”共同构成介于清醒与沉睡之间的朦胧状态。¹“英语中 *Anaesthetics*（麻醉学）比‘美学’（*Aesthetics*）只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an’，‘*Anaesthetics*’更准确的译法应为‘感性学’，两词之间的对立与关联是我们理解济慈思想的一把钥匙”（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51）。正如济慈所言，“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59）。这不仅界定了“消极的能力”之核心内涵——即在面对不确定性、神秘性与认知困惑时保持从容镇定的能力，更揭示了济慈诗学思想中拒绝理性主义束缚、拥抱开放性认知的重要特征。在消极沉默中积蓄力量的能力，恰恰构成了济慈诗歌创作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济慈在致雷诺兹（J. H. Reynolds）的信中解释道，“我们切莫急匆匆地乱窜，像蜜蜂那样不耐烦地嗡嗡作响，在一门知识范围内或所有应到之处四下寻觅；我们所应做的是像花枝那样张开叶片，处于被动与接受的状态——在阿波罗的如炬目光下耐心地发芽生长，并从每一名惠施访顾于我们的尊贵昆虫那里获取灵感”（93）。1819年，经过长期的创作积淀与艺术探索，济慈迎来了诗歌创作的巅峰，相继完成了《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和《秋颂》（“To Autumn”）等不朽诗篇。这些作品标志着济慈诗歌艺术的成熟，体现了其诗学理念的最高成就，确立了他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诗人无自我”是济慈诗论的核心。在浪漫主义诗学普遍强调主体性的语境下，“诗人无自我”的独特诗学反思为浪漫主义诗歌运动提供了更具批判性与平衡性的理论视角。在给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 Woodhouse）的信中，济慈阐述了他对诗人身份的理解，“诗人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要不断地发出信息，去填充其他的实体”（214）。济慈

¹ 参见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8-50页。

认为诗人没有固定的自我，而是能够通过想象力进入各种角色和情境。具体而言，“诗人无自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1、超越自我：诗人应超越个人身份和主观意识，融入所描绘的对象；2、接受不确定性：诗人应保持开放心态，不急于下结论；3、拥有同理心与想象力：诗人需具备深入他人或他物内心的能力；4、具有艺术客观性：诗人应像变色龙一样，随创作对象改变自身色彩。那么，如何到达“诗人无自我”的状态呢？傅修延对“诗人无自我”的逻辑思路与认识进程进行了如下梳理：1、情感怠惰；2、认知延缓；3、具备“消极的能力”；4、失去“自我”；5、“第二自我”填充其他实体，从实体个性出发进行思考。¹显然，前四点阐述了诗人抵达“诗人无自我”状态的渐进过程，到第五点才真正揭示了这一境界的终极目的与实现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济慈并非主张诗人彻底消解主体性，所谓“无自我”中的“自我”，实指诗人作为个体的“本我”（即无冲动性的静观主体），而创作主体则保留着能主动“填充其他实体”的“第二自我”。对创作主体双重性的辩证区分——将静观的本我与能动的创作自我分离——构成了济慈对浪漫主义诗论乃至整个西方文论体系的重要突破。

虽然浪漫主义诗派在“自我”与“无我”的观点上与济慈有很大分歧，但在强调想象力的重要性上，却出奇的一致。不同的是，济慈的“想象之美为真”是建立在“消极的能力”和“诗人无自我”的基础之上的。济慈在多封信件及谈话中提到，他能够体会到“在地里啄食的麻雀”的生存状态，感受到“沉睡在深海海底的贝壳”的孤独。他甚至表示，他可以深入一只没有生命的撞球的内部，因其圆润光滑而感到无比的快乐。济慈通过强大的想象力进入“其他实体”的内在世界，在那里深潜，以至于完全忘我，从而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深度，也是对“诗人无自我”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想象力是济慈诗歌创作的核心，深刻体现了济慈对美的永恒追求。傅修延在其著作《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中，尤其在“想象：感觉与创造”一节中，反复强调“永恒的美”等表述，体现了济慈在时间、空间、生命等因素的限制下依然对“美”的无尽追求。在《夜莺颂》中，夜莺的歌声被视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美，通过想象，济慈将瞬间的感受提升至永恒的境界，象征着永恒的艺术与生命的本质。在《希腊古瓮颂》中，古瓮象征着不朽的艺术，能够承载并传递永恒的美与情感。通过想象，济慈将艺术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进行对比，强调了艺术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秋颂》中，他通过对秋天丰盈果实的细腻描写，传达了生命的丰饶与美的短暂。感官与情感的交织，使得济慈的想象不仅具有美感，更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傅修延说，“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和“想象之美为真”三者之间的逻辑理解顺序可解读为，“‘消极的能力’与‘诗人无自我’是两位殷勤的服务员，只有在它们的帮助下，诗人才能取消‘一

¹ 参见 傅修延：“从‘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到‘想象之美为真’——论济慈诗歌观点的有机统一性”，《外国文学研究》2（2021）：53。

切其他的考慮’（即排斥认知）,‘展开想象之翼’在美的世界里轻松飞翔”（“从‘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到‘想象之美为真’”⁵⁶）。

三、济慈诗学研究的影响

傅修延归纳了济慈“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四大贡献：一是树立了一个不受商业化潮流裹挟的人文楷模形象；二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文艺见解；三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时间观；四是济慈具有先知先觉的生态意识¹，并声称自己的人文之路受到济慈很大的影响。²

“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和“想象之美为真”三者逻辑演进的阐释过程，触发了傅修延在叙事学领域的思考。他说，“西方文论史上第一次试图区分‘真实的作者’与‘隐含的作者’，我认为始见于济慈的这封信，但这两个概念的正式命名却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56）。以叙事学的方法来阐释，“我”是肉身的“济慈a”，即“真实的作者”，而“我这个人的本我”是肉身之外的“济慈b”，即“隐含的作者”。非肉身的“济慈b”进入观察对象的内在世界，从实体的个性出发进行思考，并以“隐含的作者”身份来写作。另一方面，傅修延指出“‘诗人无自我’与庄子《齐物论》中的‘吾丧我’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61）。陈鼓应认为：“丧我”的“我”指偏执的我。“吾”指真我。由“丧我”而达到忘我、臻于万物一体的境界。³因此，“我”即肉身的“庄子a”，而“吾”则是非肉身的“庄子b”。通过“吾丧我”，“吾”（“庄子b”）摒弃肉身的“我”（“庄子a”）进入其他实体。此时，个体与外界的界限模糊，万物之间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从而实现融合统一。傅修延认为，“济慈的‘诗人无自我’，用中国话语来表达就是‘坐忘’‘我与万物为一’”（《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61）。显然，傅修延已将叙事学与济慈诗论融会贯通，并通过东西方文学对比，强调诗人进入“物”的过程，结合“天人合一”的观点，从中国本土文学与哲学的角度预见了“去人类中心”和“物叙事”等21世纪文学研究的热点议题。他进一步指出，对物的轻视将会导致人们读不懂许多与物相关的叙事。⁴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济慈诗论的理解，也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与西方文学批评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推动了跨文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

¹ 参见 刘茂生、肖惠荣：“英国诗歌传统中的济慈研究——兼评傅修延教授《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2015）：172-173。

² 参见 傅修延：“引言”，《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³ 参见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5页。

⁴ 参见 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5（2021）：161-173。

刘茂生曾指出生态是济慈诗论中最耀眼的部分之一。¹ 济慈对生态的关注，继承了浪漫主义诗派赞美自然、热爱环境的传统，但又有所区别。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华兹华斯歌颂城市，完全忽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生态问题。济慈不同，他描绘城市的喧嚣与冷漠，展现人类的孤独与疏离，突显城市的物质繁荣与精神空虚。傅修延曾提问，在写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之时，卡森为什么只想到了济慈的诗？² 显然，答案已不言而喻。得益于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叙事学与赣鄱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傅修延把他对生态的关注置入文学，也投入到现实当中。他著有《江西文化》（与卢普玲共同主编，2018）和《生态江西读本》（2019）等生态文学著作；他的论文“试论《山海经》中的‘原生态叙事’”“羽衣仙女传说与赣文化”和“许逊传说的符号叙事学解读”等从生态视角出发，就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本质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³ 他在《江西日报》《鄱阳湖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加速江西省‘绿色崛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将给江西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和“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视阈中的鄱文化”等文章，并接受《鄱阳湖学刊》采访，叙谈“地方性生态情怀与叙事”。其中，《生态江西读本》被誉为东方的《瓦尔登湖》（*Walden*, 1854）。该书既是赣鄱地区的生态书写，也是傅修延的生命书写，与梭罗所倡导的“到树林中去”中西辉映，开创了生态批评的崇高境界。⁴ 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得到国务院的正式批复，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第一个列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傅修延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做出了切实努力，为保卫生态“赣鄱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济慈“先知先觉的生态意识”让他笔伐“水泥森林”，并倡导聆听自然。傅修延说，“卡森之所以想到济慈，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自然的聆听”（《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 199）。《寂静的春天》作为生态预警的隐喻，本身就构成了悖论式表达——“春天”本应充满生命韵律的声响，“寂静”反而昭示着生态系统的死亡。济慈诗歌中绵密交织的自然声景，与卡森的生态哲思形成跨时空呼应。基于听觉感知的文本互涉，为理解两位大师的精神联结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重视“听”，从听觉角度反映生态世界，是济慈诗歌的一大高明之处，也是一种独辟蹊径的贡献。傅修延提出，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需要向济慈学习如何倾听大自然的声音，诗歌首

1 参见 刘茂生、肖惠荣：“英国诗歌传统中的济慈研究——兼评傅修延教授《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2015）：173。

2 参见 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3 参见 傅修延、王俊暉、萧惠荣：“地方性知识、生态情怀与生态叙事——傅修延教授访谈”，《鄱阳湖学刊》4（2019）：5。

4 参见 胡颖峰、徐敏：“‘赣鄱生态与美丽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生态江西读本》新书发布会综述”，《叙事学》。详见 <https://mp.weixin.qq.com/s/TG0EYltJ0yUSjsjjTz5CjA>. Accessed 14 December 2019.

先是一门声音的艺术，在这门艺术中“听”不能处于缺席的位置。¹ 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但是即使在小说中，语音的层面仍旧是产生意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146）。于是，在完成《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著述后不久，傅修延遂提出“听觉叙事”（2013）这一概念。² “‘听觉叙事’这一名目提出之后，学界翕应者众”（《听觉叙事研究》6），以往被忽略的声音景观和听觉事件得到了重视。济慈研究让傅修延意识到了“听”之要义，转向中国文学研究，他更强调关注与听觉事件相关的叙事策略。傅修延号召“重听经典”，以传世经典中的听觉书写为阅读重点，用带有陌生化意味的角度转换，把叙事领域中一大片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带到人们面前。³ 除了听觉，傅修延在济慈诗歌中还注意到了嗅觉叙事，如《夜莺颂》里视觉环境幽暗，“却又数出来一大堆花名，如白枳花、玫瑰、紫罗兰和麝香蔷薇等”（《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202）。在排除“视”“听”感觉之后，傅修延认为只有“嗅”觉可以识别这些花儿。亨利·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强调“恢复视觉之外的感觉”，认为身体解放应该“首先是对语言、声音、嗅觉、听觉的感官恢复”（363）。傅修延认为，“嗅觉作为一种古老的感官反应，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伦理话语上打下了深刻烙印，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话语的形成作一番仔细探寻”（“嗅觉叙事与中国伦理话语的形成”43）。傅修延所著《中国叙事学》（2015）一书，对上述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展现出丰富的学术内涵与独到的见解。⁴

傅修延所作济慈诗学研究，通过系统化研究路径逐步形成了系统性诗论阐释框架。《济慈书信集》《济慈评传》以及《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的相继问世，展示了从点滴分析到宏观整合的研究路径，代表了国内济慈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一由点及线再到面的研究路径，为个体作家研究树立了典范，也为年轻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傅修延对济慈诗论的逻辑演进及先后顺序的强调，体现了济慈诗论阐释的体系化建构：首先，“消极的能力”引导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保持自我超脱，进而发展出“诗人无自我”的理念；该理念强调诗人将个人情感置于一旁，以便更好地捕捉和表达普遍的美感和真理；最终，“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演变为“想象之美为真”，强调想象力在艺术创作中的核心地位。济慈诗歌影响了许多国内外文学巨匠，如叶芝、菲茨杰拉德、徐志摩和闻一多等。同时，他也为

1 参见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

2 参见傅修延：“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2013）：220-231。

3 参见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的缘起、话语创新与范式转换”，《中国文学批评》4（2021）：89-97+157。

4 参见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7-148页，第213-280页，第281-307页。参看“器物篇”“视听篇”以及“乡土篇”等章节。

傅修延的人文研究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促使他在浪漫主义诗学、叙事学和生态文学等多个领域展开新的探索。这不仅丰富了我国本土文艺研究的内涵，也赋予文学真正的现实意义。

Works Cited

-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Chen Guying. *Notes and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 Today (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傅修延：“从‘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到‘想象之美为真’——论济慈诗歌观点的有机统一性”，《外国文学研究》2（2021）：44-57。
- [Fu Xiuyan. “From ‘Negative Capability,’ ‘the poet has no self’ to ‘What the imagination seizes as Beauty must be truth’: The Organic Unity of Keats’s Views on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44-57.]
- ：《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 [—. *The Biography of John Keat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8.]
-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 *The Modern Values of John Keats’ Poems and Poetic Theories*. Beijing: Peking UP, 2011.]
- ：“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2013）：220-231。
- [—. “An Exploration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 (2013): 220-231.]
- ：《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 [—.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听觉叙事研究的缘起、话语创新与范式转换”，《中国文学批评》4（2021）：89-97+157。
- [—. “The Origin, Discourse Innovation and Paradigm Shift of the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Chines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4 (2021): 89-97+157.]
- ：“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5（2021）：161-173。
- [—.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Thing As Well As of Man: Thing Narrative and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the World of Meaning.”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5 (2021): 161-173.]
- ：“嗅觉叙事与中国伦理话语的形成”，《外国文学研究》6（2024）：42-65。
- [—. “Olfactory Narrativ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Ethical Discours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4): 42-65.]
- ：“译序”，《济慈书信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 [—.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John Keats’ Letters*.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2. 1-11.]
-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Chinese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傅修延等：“地方性知识、生态情怀与生态叙事——傅修延教授访谈”，《鄱阳湖学刊》4（2019）：5-11+123+133+2。

[Fu Xiuyan et al. “Lo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Feelings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u Xiuyan.” *Journal of Poyang Lake* 4 (2019): 5-11+123+133+2.]

洪亮：“英格兰的夜莺——读傅修延所译《济慈书信集》”，《创作评谭》2（2005）：53-57。

[Hong Liang. “Nightingale in England—Reading *John Keats’ Letters* Translated by Fu Xiuyan.” *Creative Criticism* 2 (2005): 53-57.]

胡颖峰、徐敏：“‘赣鄱生态与美丽中国’学术研讨会暨《生态江西读本》新书发布会综述”，《叙事学》。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TG0EYltJ0yUSjsjjTz5CjA>. Accessed 14 December 2019.

[Hu Yingfeng and Xu Min. “Summary of the Academic Symposium on ‘Ganpo Ecology and Beautiful China’ and the New Book Release of *Reading Ecological Jiangxi*.” *Narratology*. Available at: <https://mp.weixin.qq.com/s/TG0EYltJ0yUSjsjjTz5CjA>. Accessed 14 December 2019.]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
[Wellek, Rene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Liu Xiangyu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刘茂生、肖惠荣：“英国诗歌传统中的济慈研究——兼评傅修延教授《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2015）：170-174。

[Liu Maosheng and Xiao Huirong. “A Study on John Keats in the Context of British Poetic Tradition: A Review of Fu Xiuyan’s *The Modern Values of John Keats’ Poems and Poetic Theor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15): 170-174.]

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

[Eliot, T. S. *Eliot’s Literary Essays*, translated by Li Funing.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0.]

王佐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Wang Zuoliang. *The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 Poet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6.]

Ward, Aileen. *John Keats: The Making of a Po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6.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Keats, John. *John Keats’ Letters*, translated by Fu Xiuyan. Beijing: Oriental Press, 2002.]